

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

——话剧《孔子》系列报道



话剧《孔子》，因宏阔而深刻

□齐鲁晚报评论员 李康宁

孔子诞辰日，话剧《孔子》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成功首演。现场的掌声，不仅送给辛劳的幕后主创团队、全体演职人员，更呈给2500多年前，那位为追求“大道”锲而不舍的圣人。

他所倡导的仁爱、礼义、忠恕、德行，始终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止；而他本身所具备的智慧、勇毅、诚信、正直，又展现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。时光荏苒，儒家精神的温暖，远远不止于春秋。

张继钢导演作品——话剧《孔子》，既非史实的机械搬运，又不是抽象的凭空臆

造。他大胆地采用了象征与解构的手法，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孔子其人其思想的伟大之处。这部剧中，既无官斗亦无言情，并没有处心积虑地营造出什么“爆点”来取悦观众。剧中的矛盾冲突，只是依于人物各自的理想而存在，双方各行其是，甚至对与错的标准都很模糊。无论是孔子与阳货，还是孔子与南子，甚至是孔子团队与那些路人的分歧，都是离开了琐碎细节的，温和厚重的对峙，是迎合现实与追求理想的选择性差异。

这种处理方式，突破了惯常的戏剧思维。试想一下，当你立于高山，视线所及都是光阴奔涌，蔓草荒丘，谁还会在意虫豸

与蝼蚁之争呢？假如，过多地把精力放到孔子的生平细节之上，那么无论表演如何精致，总会让人感到局促偏狭。

所以，我们有幸看到了这样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《孔子》。

这部剧把视野拉长，砸碎了时空带来的拘泥不适。风采照人的司马迁进入剧中，完成了后人对孔子的观照；同时，孔子与年少时的自己、与漫天星空的对话，又让主人公从剧中走出，游弋于亘古长流的时光之河，一直漂泊到当代人面前。而支撑这样强大的跨越转换，也许只有用吟诵、长歌来表述心迹。这，也是话剧《孔子》具备诗剧风格的原因。因为这部戏太宏

阔，太强大，多是时代的呼喊与生命的叩问，容不得那些呻吟梦呓式的表白。

当然，这种意境上的宏阔，并不代表忽略细节。相反，张继钢导演正是用他数十年的艺术修为，去雕刻每一个细部，加上创新的音乐、服装、舞美、灯光等配合，更让整个舞台处处都有闪亮的惊喜。所谓“大匠运斤”，有不破不立的胆量，也有纤毫毕现的细致，话剧《孔子》正是如此。

这部戏曾经五易其稿，历尽曲折，今日方才面世。通过这部大剧，时人看孔子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圣人之“多难”，为后世人树立了一座思想丰碑；艺术家的自我“磨难”，对于观众而言，正是一种幸运。



话剧《孔子》的成功源于演员们的倾情演绎。

话剧《孔子》主演回顾创作历程：

用思考和辛劳 探索人物之“魂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 刘雨涵 李睿

每个人物的诞生 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

两个月以来，山东省话剧院演员、孔子饰演者之一李帅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兴奋感，保持紧张、高度的投入。李帅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角色，但挑战难度，才是演员的一种进步方式。“作为山东演员，我想谁都不能忽视和放弃饰演孔子的机会。”

拿到孔子角色后，李帅就开始“内外兼修”去寻找这种气韵。不仅学习戏曲，为了捕捉孔子的外在形象，他天天舞剑鼓琴、吟诗颂词来熏陶自己。他也查阅了大量孔子相关的资料，更深入理解孔子的精神世界。“孔子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是一个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凡人，他在艰难困苦中爬过来，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圣人形象。在舞台上，这个人物绝不是高大全的，但他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气场强大，而他外在的气场和气势恰好可以来反衬其内心的惆怅。”

李帅说，《孔子》的首演，他既紧张又兴奋，同时也很有压力。“每个人物形象的诞生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，我只有全情投入才能赋予孔子这个角色以血肉。正因为这种‘有血有肉’不仅仅来自服装、化装的造型，更重要的是将灵魂注入角色之中，使其鲜活起来。”

孔子的另一位饰演者、山东省话剧院演员王翔称，经过几个月的排练，《孔子》终于

话剧《孔子》成功首演，对演员们来说是一次全身心投入的创作过程，是将灵魂注入角色之中让人物鲜活起来的创作过程。在孔子诞辰日演出《孔子》，演员们内心充满激动，唯有使出浑身力量让角色出彩，打磨出有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向圣人致敬。

面对观众，他既有兴奋感也一直有压力。“我认为在全世界来说，山东人是最应该来诠释孔子，发扬孔子精神的一群人。孔子的精神追求，是最值得现代人去学习把握的。”王翔称，饰演孔子对他自身的改变也非常大，从鼓起勇气去竞选这个角色，到付出汗水、泪水演好孔子，深刻理解了孔子所说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。

在这部剧中，王翔看到了导演像镶嵌宝石一样，将多种艺术要素巧妙地与话剧融合，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审美使命。“这部戏非常高级，有质感，有属性，有韵，有意境，有诗性，这部戏对话剧美学概念的建立，对演员舞台审美的要求，都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。”

《孔子》首演，观众反响非常热烈，王翔说，他最大的希望是观众继续关注《孔子》，更多人来关注山东省话剧院的作品，因为观众的肯定最重要。

拥抱每一个角色 用不同角色启发思考

阳货在话剧《孔子》中，作为孔子的“对手”出现，由山东省话剧院演员翟兵演绎。阳

货亦有自己的抱负，在心底甚至与孔子有一定的共鸣。本剧中，翟兵在表演习惯上也有了巨大转换。“我认为阳货这个人有才干有能力，同时也有野心有魄力，但更多的感触是，他生不逢时。”翟兵称，希望话剧《孔子》能收到观众各种不同的看法，话剧不是灌输说教，更多的是启发，希望角色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思考。

《孔子》中，阳货身边的跟班叫“赖三”，是主创团队虚构的一个舞台丑角形象。他的所作所为，穷形尽相地塑造了一副“小人”嘴脸。赖三的扮演者任兵对这个角色独特的诠释方式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，他的数次出场赢得热烈掌声。任兵说，前辈的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，那就是没有“小角色”只有“小演员”。

《孔子》中卫灵公夫人“南子”由陈雅斓和杨娜两位演员饰演。陈雅斓说，历史对这个人物记载并不多，她诠释南子的方法，是用现代女性的视角回到2500多年前的男权社会去帮南子说句话。“我想让那个时代的南子告诉大家，女性可以去做任何事情，女人也可以在男人碌碌无为的时候站出来，女人能撑起的何止是半边天。”

杨娜则认为，南子不仅是孔子的粉丝，也是知己、灵魂的互通者，精神的契合者，南子并非天生强大，而是远离家乡后，宫廷争斗、陌生的敌对势力等一切，逼迫她不得不强大。“她最脆弱的地方恰恰是孔子可以安抚的，对乐礼品德仁等很多方面的理解他们不仅是相同的，也是互补的。怀着对人物的敬畏之心，我愿意相信她的善良，认同她的抱负。”

幕后主创团队：

奇巧之思构筑 “春秋气象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

舞台之上，话剧《孔子》的主创团队用音律、色彩、灯光构筑出一个诗意的世界。各色人等的矛盾与对比，反衬出孔子的高尚与不甘。孔子以及追随者的高光与落寞，在各种元素的构筑之下，承蒙着历史的光辉，也闪烁在今人的视线当中。

音乐是穿越时空，跨越地域最直接的介质，剧场中，充满春秋气象和诗经风格的曲子缓缓流淌。为了让话剧《孔子》古意烂漫，而且要让现代人喜欢，作曲家董乐弦在创作时做足了功夫。“比如说《关雎》这首词，本来是一首男性视角的情歌，但我把它写成了女生合唱。”董乐弦所创作的《关雎》，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是如花似玉的姑娘们，看到追求者们求而不得所表现出来那种得意扬扬的状态。音乐中还加了合唱、人声等元素，整体听起来非常震撼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为话剧《孔子》伴奏的是我国著名交响乐团——青岛交响乐团。“现在正值音乐季，我们推掉了两场演出，全力支持《孔子》首演。”青岛交响乐团党总支书记孙延栋说，此次乐团全编制上场，总共来了70余位乐手，弦乐、木管、铜管、打击乐等一应俱全，还加入了东方民族乐器，“回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青岛市歌舞剧院就曾排过关于孔子的舞剧，时隔这么多年又迎来一部话剧，我们能参与其中感到很荣幸。”

将交响乐与话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非常具有创新性。青岛交响乐团业务副团长、首席刘玉霞告诉记者，“我们每年都会跟国家大剧院合作表演歌剧。与话剧《孔子》合作可能会更复杂一些，需要与剧情、人物的情绪配合。”凭借多年来的表演经验和应变能力，青岛交响乐团与话剧《孔子》完美呈现出一场瑰丽恢宏的视听盛宴。

如果说编剧导演赋予作品之“魂”，演员赋予人物之“神”，服装造型赋予角色之“形”，那么舞美、视觉、灯光等部门，则着力营造舞台之“境”。

话剧《孔子》所打造出来的舞台空间，可以用“奇”和“巧”二字概括。舞台是画布，灯光是画笔，在第六场“困境”中，孔子与弟子困于大雪之中，一瞬间漫天的星斗挥洒到整个剧场之中，观众沉浸在点点星辰里，

舞台结构只包含了一个斜平台和两块环形投影幕，整个舞台以中国水墨风格为底色，打造出来一个简洁、浪漫的抽象空间。乍一看仿佛没什么特别的，但随着剧情展开，斜平台缓慢转动，舞台将演员们的另一侧推到观众眼前，原本平面化的演出画面立刻变得立体起来。“舞台设计中还包含了两个转台和一个升降台，使用了很多机械道具去展现整个演出的高低起伏。”舞美设计罗江涛告诉记者，用这种多维的舞台设计来转换不同的空间造型，以配合剧情发展。

音乐辉煌，映衬着“天下大同”的童声化作永恒，全剧终结。